



■王升安注重學生安全，每次接送學生都要他們穿上自製的救生衣。受訪者供圖

船校50載教育路

- 1964年** 微西小學前身鴨墩小學建成，當時僅用毛草堆起來
- 1972年** 長15米寬5米的水泥平板船校建成，在校生70餘人
- 1991年** 村民自籌四萬元（人民幣，下同）買來一艘廢棄水泥駁船改裝成新船校，該船長25米寬5米，設有五個教室，在校生270人
- 2001年** 村民自籌五萬元，在岸邊土台建校舍六間，但一年後因被大水淹沒而廢棄
- 2003年** 新船校建成，該船長30米寬8米，設三個教學班，目前存留在新校旁邊
- 2014年** 陸上新校建成並正式啟用，建設校舍、餐廳、寢室8間，校舍佔地700多平方米，所有配套設施及內部設備配備齊全，微西小學結束了50年在湖上漂泊遷徙的流浪生活

微山湖上做航燈 照亮漁民子弟前路

好教師守船校 槳聲中育桃李



■這間已停用的船校曾為微山湖區作育無數英才。記者胡臥龍攝

在中國北方最大的淡水湖微山湖區，「留守教師」王升安和他的妻子曹桂英，在一所建在船上的學校裡伴隨槳聲工作了近40年，做點亮漁民孩子前路的航燈。據王升安粗略統計，近40年間，他帶出了近3,000名學生，其中有40多人考上大學走出了湖區。

■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臥龍 山東報道

微山湖位於山東省南部，與江蘇省交界，水域面積達1,266平方公里，水深三米左右，京杭大運河傍湖而過。微西小學坐落在水網縱橫交錯的湖西濕地，被漁民的養殖塘包圍著。鄰水的新校、乾淨的教室、水泥地操場，停用的船校停泊在旁邊，一切都那麼安靜自然。目前學校還保留著學前班、一年級和二年級共四個班，有40多名學生，五位老師。

五歲的王馨雨是微西小學一年級最小的學生，每天早上她都是第一個來到學校，打掃衛生準備早讀。王馨雨的父親也是在這所學校讀完了小學，而王馨雨的祖父是在這所學校的第一批學生，現在是這所微西小學的校長——王升安。記者來到位於濕地深處的微西小學時，學生們正在陸續入校。王升安在船頭把孩子們扶上來，和家長打招呼。從家長們的神情舉止中不難看出，他在當地漁民心中有著很高的地位。王升安告訴記者：「這些年輕的家長以前都是我的學生。」

童音掃走去意 從此歸根母校

59歲的王升安出生於微西村，在六個兄弟姊妹中排行老三。在他兒時的記憶中，童年就是貧窮和飢餓。1964年，當地政府在村裡創辦了一所小學，「當時學校叫鴨墩小學，顧名思義，就是和鴨子住的地方差不多的小學。用毛草堆起來，超出水面不到半米。」後來國家重視漁民教育，置辦了一艘十多米長四五米寬只有1.6米高的的小木船，王升安在這裡讀完了小學。

上世紀六七十年代，湖區的學校多是聘

請陸上的教師。教師們70年代末陸續回城，湖區教育基本癱瘓。村裡的老志書找到即將高中畢業的王升安，希望他能夠回來任教。年僅20歲的王升安1978年回到微西村，來到微西小學當起了民辦教師。然而，入校後僅兩周，王升安就接到調任通知。王升安說，當時與孩子告別時，孩子們個個哭成了淚人。更讓他沒有想到的是，到中學上學的第三天上午，船校的46名學生全部來到了他任教的中學，齊聲說：「我要我們的王老師，不然我們就不走了。」

稚嫩卻又真誠的童音、淚流滿面的樣子深深打動了王升安。自此之後，他再也沒有離開過微西小學，沒有離開過他的學生，他也成了微山湖區的「留守教師」。王升安常跟年輕教師說，當老師是一份良心活，沒有對孩子們執著的愛，很難堅持下來。

船校終靠岸 退休心可安

初到微西小學任教，身高1.8米的王升安只能低著頭給孩子們上課。當時的微西小學，還是當年他就讀時候1.6米高的木板船。王升安不得不每天彎曲著身子，歪著頭給學生講課，一節課下來，累得腰酸背痛。直到1991年，村裡買了一條廢棄舊船進行了改裝，建成了新船校，王升安笑說那時才終於能真正挺起腰桿教學。

坐落在船校旁邊岸上的新校2014年建成啟用，王升安和他的學生們終於有了不搖晃的教室和操場。2015年，通過統考陸續來了三位年輕教師，王升安的心終於踏實起來：「明年9月退休，雖然難以割捨，但是學校走上了正軌，我也可以安心休息了。」

視學生如兒女 管吃住親接送

王升安和學生們的情感遠遠超出了普通的師生之情。由於和所有漁民都很熟，漁民們都放心把孩子交給他。由於許多學生的家長平時忙於生產，無暇顧及孩子。而王升安亦將學生視如己出，放學後，兩夫婦就把孩子帶到家裡吃住。「在這艘船上學校，大約教過3,000多個學生，幾乎每個學生都到我家吃過、住過。」王升安說。

交流真摯感情 師生互相感動

王升安告訴記者：「對於漁民孩子來說，考上大學就是魚躍龍門，我在這工作的目的就是希望他們能走出湖區。」走出湖區的大學生們經常會回來看望王升安夫婦，跟他們講講自己的大學生活或人生規劃。每到這個時候，王升安都分外高興，就像自己出去闖蕩的孩子回到家裡。

有一天王升安收到一封信，信的開頭說：「王老師，您還記得我麼？請您在記憶的長河中仔細尋覓，調皮的我會自然地映入您的眼裡。」讀到這裡，王升安笑說：「當然記得啊，寫到這裡我就知道是誰了！」信中說到，由於那時我年齡太小，天天惹您生氣。但您依然面帶微笑，每天划著小船接來送往。老師，我到今天才知道，您當年佝僂著身子，每天從早到晚不停為我們上課是多麼不容易。至今想到那一幕幕，仍然感到無限的酸楚和悲涼。

王升安嘆了口氣，哽咽著告訴記者：「我感動過孩子，孩子也感動了我。在那個抬不起頭來的艱苦歲月，師生之間收穫了最真摯的情感。孩子們真誠的眼神、對知識的渴求多次讓我動容，這也是我一輩子離不開微西小學的原因啊。」



■「留守教師」王升安數十年來為微山湖漁民子弟不斷付出。記者胡臥龍攝



■王升安夫婦一直將校內學生視如兒女。受訪者供圖



■為微西小學敲響上課鈴是曹桂英每日的工作之一。記者胡臥龍攝

大風颳走船校 冒死抓錨營救

王升安常說，漁民的膽子是從風浪裡鍛煉出來的。1986年3月上旬，有一天湖上突然颳起11級左右的大風。80斤的鐵錨被拔起，巨大的風浪把船校推向湖中心。「當時學校有70多名學生，我愛人也在船上，我心裡想『完了』。」王升安現在說起仍猶有餘悸，「春天水裡還很寒冷，我沒顧及這麼多，一個猛子就扎進了湖裡。」

王升安想要利用自己的體重把鐵錨重新扎進湖底，由於風浪太大，他多次嘗試都沒成功。王升安橫下一条心，死死抓住鐵錨，把漁民孩子送達知識彼岸。

個人都在水裡，就算沒法固定鐵錨，至少能增加點阻力，改變下方向吧。水和風在頭上攪動，湖裡的水草、葦稈在身上劃，咬著牙堅持，就算淹死也不能鬆手，孩子們的命比我的命重要啊。」

沒過多久，船漂到一片蘆葦地，蘆葦勾住了鐵錨，終於停了下來。渾身是血的王升安爬上船，到船尾抽了整整一包煙。王升安說：「淹死我也得下去，人在遇到突發事件的時候會把自己的命丟在一邊，那一瞬間沒考慮自己。」王升安笑道，「其實是害怕的，就算現在回想起來也會冒汗，這就叫『後怕』吧。」

情書贏芳心 同舟歷風雨

生長在微山湖的王升安還有一個文學夢。在上小學時，他就讀完了四大名著，他喜歡讀魯迅、老舍、郭沫若、孫犁、劉紹棠、朱自清等名家的文章。王升安告訴記者，當代作家中他最喜歡路遙，有的作品甚至能成段地背誦。「文藝老青年」王升安雖然孜孜不倦地給雜誌投稿，但生活的殘酷遠遠超過了年輕的王升安的想像，每月13元的工資只能讓他「湊合著活下來」。

「可以說是衣衫襤褸，一副叫花子狀態，根本找不着對象。」回憶當年窘境，王升安不禁

苦笑。1982年，經人介紹，王升安認識了家在揚州的曹桂英。由於當時通訊以書信為主，王升安作為文藝青年的優勢就展現出來了。憑著他的情書攻勢，很快就擄獲了曹桂英的芳心。王升安笑說，現在想想也挺浪漫的。

欲著書分享人生體悟

由於湖區，環境艱苦、交通不便，年輕教師都紛紛離開。1986年，王升安幾乎成了這所船校教師隊伍的「光棍司令」。上面派不出老師，他就請妻子曹桂英到船上

教書。在王升安夫妻倆的努力下，年年全鄉統考，他們的學生都名列前茅，微西村共考出了40多個大學生，全都是他們夫妻的學生。夫妻兩人成了這所學校的頂樑柱，撐著這所學校走過了所有的風風雨雨，把漁民孩子送達知識彼岸。

如今，回憶起自己近60年的生活，王升安有了不一樣的體悟。他打算明年退休後開始寫一本叫《人生》的書，把零散的記憶拼接起來。「路遙寫過人生，我也要寫一本不一樣的人生。」王升安說。